

78
8

印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文章類	函架	冊號
	三	四	八
	七	三	二
	三	三	八

漢 書 門			
類	號	函	架
二	二	四	一
九	二	一	七
二	八	八	七

內 閣 文 庫			
漢書	六二二	七二二	三三三
書	二	八	三
號	二	八	三
冊	二	八	三
架	二	八	三

不許借

內 閣 文 庫	
番號	漢 6122
冊數	78(7)
函號	362 3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Kodak, 2007 TM: Kodak



書齋
印

文體明辯序

文體明辯六十一卷綱領一卷目錄六卷附錄十
四卷目錄二卷通八十四卷撰述始嘉靖三十三年
甲寅春迄隆慶四年庚午秋凡十有七年而後
成其書大抵以同郡常熟吳文恪公訥所纂文章
辯體為主而損益之辯體為類五十今明辯百有
一辯體外集為類五今明辯附錄二十有六進律
賦律詩於正編賦以類從詩以近正也輯既成繕
寫貯藏以俟正於君子乃原撰述之故而序之曰
夫文章之有體裁猶宮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

式也為堂必敞為室必奧為臺必四方而高為樓
必陟而修曲見陟與狹通為宮必圓為籓必方為籓
必外方而內圓為籓必外圓而內方夫固各有當
也苟舍制度法式而率意為之其不見笑於識者
鮮矣况文章乎夫文章之體起於詩書詩三百十
一篇其經緯各三賦比興為經書體六今存者三
此蔡氏真氏據周官太祝六辭而言六辭祠命詔
會禱誥也祠當作辭存者三詔誓命也誓即會也
商有訓周無之然無厥後顏氏名之推論凡文各
逸等篇實訓體也本五經良有見也或謂文本無體亦無正變古今
之異而援周孔以為證殊不知無逸周官訓也不

可混於誥多士多方誥也不可同於訓此文之體
也其文或平正而易解或佶屈而難讀乎正者經
史官之潤色佶屈者記矢口之本文乃文之辭非
文之體也十翼皆孔子手筆序卦雖云夾雜要亦
聖人之精蘊存焉此釋經之體非屬文之體也其
答齊景公問政止於二語答魯哀則七百五十餘
言此隨宜應對之辭而門人記之非若後世文人
秉筆統思而作者也至如以叙事為議論者乃議
論之變以議論為叙事者乃叙事之變謂無正變
不可也又如詔誥表牋諸類古以散文深純温厚

今以儷語穠鮮穩順謂無古今不可也蓋自秦漢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類愈增類愈增故體愈衆體愈衆故辨賞愈嚴此吳公辨體所為作也曾成童時即好古文及叨館選以文字為職業私心甚喜然未有進也幸承師授指示真詮謂文章必先體裁而後可論工拙苟失其體吾何以觀亟稱前書尊為準則曾退而玩索焉久之而知屬文之要領在是也第其書品類多闕取舍失衷或合兩類而為一或混正變而未分於愚意未有當也竊不自量方更編摩而以庸劣絀居瑣垣然退食之餘

志不沮喪蓋忘其非吾職也已而謝病家居積累成裘更以今名聊畢前志雖於先正述作之意不無異同然明義理抒性情達意欲應世用上贊文治中翼經傳下綜藝林要其太旨固無戾也初擬上進故註中先儒竝稱姓名後雖莫遂不及修改覽者勿以罪予則幸矣是編所錄唯假文以辯體非立體而選文故所取容有未盡者亦有題異體同而文不工者復有別為一格如六朝唐初文陸宣公奏議今竝弗錄博雅君子當自求之至於附錄則閭巷家人之事俳優方外之語本吾儒所不

道然知而不作乃有辭於世若乃內不能辨而外
為大言以欺人則儒者之恥也故亦錄而附焉
萬曆改元歲在癸酉二月朔旦吳江徐師曾序

大明萬曆八年庚辰仲
秋望日吳江董邦寧
書于壽檜堂刊

文體明辯卷之首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文章綱領

總論

宋倪思曰文章以體制為先精工次之失其體制
雖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
矣

大明陳洪謨曰文莫先於辨體體正而後意以經
之氣以貫之辭以飾之體者文之幹也意者文
之帥也氣者文之翼也詞者文之華也體弗慎

則文麗意弗立則文舛氣弗昌則文萎辭弗脩
則文蕪四者文之病也是故四病去而文斯工
矣

北齊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
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
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
春秋者也

梁劉勰曰六經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
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論說辭序則
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

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
春秋此指左傳為根百家騰躍終入環內故文能宗
經有六善焉情深而不詭一也風清而不雜二
也事信而不誕三也義直而不回四也體約而
不蕪五也文麗而不淫六也

唐柳宗元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辭
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
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
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
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誄歌殷

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雖其言鄙野亦足以備用然而闕其文采則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

宋周惇頤曰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宋葉適曰為文不關世教雖工何益後魏祖瑩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

共死人同生活也

宋呂本中曰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度越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爾如張長史見公

孫大娘舞劍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觀舞劍有何干涉非獨作文學書為然也

北齊顏之推曰凡為文章猶人乘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

宋呂本中曰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盡尤為極至

宋范曄曰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
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
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梁劉勰曰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
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議在咫尺而思
隔山河

晉摯虞曰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造辭過壯則與
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
情相悖

大明王世貞曰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

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
掇關鍵金右綺練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
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

宋呂本中曰或勵精潛思不便下筆或遇事因感
時時舉揚工夫一也古之作者正如是爾唯不
可鑿空強作出於牽強如小兒就學俯就課程
爾

大明皇甫芳曰語稱潘緯十年吟古鏡蘇洵下夕
賦瀟湘才有遲速而文之優劣固不係焉拙若
枚叢何取於速工如長卿奚病於遲

大明王世貞曰才有工而速者如淮南王禰正平
 陳思王王子安李大白之流是也然鸚鵡一揮
 子虛百白煮豆七步三都十年不妨兼美
 北齊顏之推曰學為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者
 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
 宋呂本中曰近世歐陽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
 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

大明顧元慶曰歐陽文忠公晚年嘗日竄定平生
 所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氏止之曰何自苦如
 此當畏先生嗔邪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後

生笑

宋歐陽脩曰疵病不必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見之
 大明皇甫汈曰昔人歎今之藝者即醫而斬其病
 惟恐彼之善察藥之我故子建好人譏彈應時
 改定此其所以難及也

魏文帝曰文章經國之太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
 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
 文章之無窮

大明季時勉曰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
 非其人雖美而傳反以為病矣

北齊顏之推曰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使
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
彌切一字恆當一句清巧便神厲九霄志凌千
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旁人加以砂礫所傷慘
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
吉

論詩

大明徐禎卿曰詩貴先合度而後工拙合風雅頌者謂之合度

周商曰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

興五曰雅六曰頌宋朱熹曰風雅頌者聲樂部之名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之作風雅頌之體也

梁鍾嶸曰興比賦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
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
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
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

大明徐禎卿曰昔桓譚學賦於揚雄雄令讀千首
賦蓋所以廣其資亦得以參其變也詩賦麤精
譬之締綵而不深探研之力宏識誦之功何能
益也故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

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求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雖或未能臻其奧吾亦罕見其失也

宋呂本中曰學詩須以三百篇楚辭及漢魏間人詩為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味也

宋嚴羽曰學詩先須熟讀楚辭朝夕諷詠以為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

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

大明楊慎曰近有士人熟讀杜詩余聞之曰此人詩必不佳所記是棋勢殘著元無金鵬變起手局也因記宋章子厚曰臨蘭亭一本東坡由

章七終不高從門入者非寶也此可與知者道大明徐禎卿曰鹿鳴頌缺婢并之宴好黍離有推

慨柏舟終風之憤懣杖杜葛藟之憫恤葛履祈父甫之譏訛黃鳥二子之痛悼小弁何人斯之怨誹小宛雞鳴之戒惕太東何草不黃之困疵

巷伯鷄奔之惡惡，綢繆車牽之歡慶，木瓜采葛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北山陟岵之行役，伐檀七月之勤敏，棠棣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婉變氣詞，哲匠縱橫，畢由斯闕。

宋嚴羽曰：作詩須辯盡諸家體制，然後不為旁門所惑。今人作詩，差入門戶者，正以體制莫辯也。世之技藝，猶各有家數，市縑帛者必分道地，然後知優劣，况文章乎？

又曰：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

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驚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

又曰：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唐代宗年號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

道亦在妙悟。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

又曰：盛唐詩人，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乃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甚者，以罵詈為詩，失之遠矣。

大明朱承爵曰：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出音聲

之外，乃得真味。

唐劉禹錫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文。故詩貴和平，令人易曉，溫柔敦厚，詩之本教也。

宋楊時曰：學者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

宋嚴羽曰：夫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

唐劉禹錫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

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
理一達於詩者能之

唐殷璠曰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
體俗體編記者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
其優劣論其取舍

梁沈約曰天機啓則六情自調六情滯則音韻頓
舛

大明何景明曰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

大明徐禎卿曰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
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寔助渺必

因思以窮其奧氣有羸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
難妥貼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
禦其侈此詩之流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
或約旨以植義或宏文以叙心或緩發如朱紉
或急張如躍括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
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而引泣或因拙以得工
或發竒而似易此輪扁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
大明李東陽曰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
耳主聲

大明王世貞曰大抵詩以專詣為境以饒美為材

師匠宜高，摛拾宜博。

又曰：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

又曰：詩旨有極含蓄者，隱惻者，緊切者，法有極婉曲者，清暢者，峻潔者，奇詭者，玄妙者，騷賦古選，樂府歌行，千變萬化，不能出其境界。

唐李德裕曰：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

宋梅堯臣曰：思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

不盡之意，見於言外。

唐皮日休曰：百煉成字，千煉成句。

大明皇甫汈曰：評詩者，須玩理於趣中，逆志於言外。若謂諫草非獻君之物，鳴鐘豈夜半之時，則是明月不獨照乎巴川，而周民誠無遺種於雲漢矣。

唐元稹曰：詩無姿態，則陷流俗，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宋嚴羽曰：詩法有五，曰：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其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

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悽惋其用工有三曰起結曰旬法曰字眼其大槩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沈著痛快其極致有二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

梁劉勰曰詩人善於形容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辭雖已甚其意無害也

大明王世貞曰許渾之賦宋祖凌鼓以為有三千歌舞李頎之咏鄭櫻桃以為宮中美人作詩者不可不精史學

宋潘大臨曰作長詩須有次第本末方成文字譬如做客見主人須先入大門見主人升階就坐說話乃退今人作文字都無本末次第緣不知此理也

宋唐庚曰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詩疏不可不閱詩材最多其載諺語如絡緯鳴懶婦驚之類尤宜入詩用

宋嚴羽曰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大明皇甫詩曰作詩須量力度才就其近似者而
摸放之久則成家矣若性質恬曠而務求華艷
才情綺麗而強擬沈鬱始雖効顰終失故步所
謂行岐路者不至懷二心者無成也

宋呂本中曰初學作詩寧失之野不可失之靡麗
失之野不害氣格失之靡麗不可復整頓

宋唐庚曰詩在與入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
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故謂之詩律

大明皇甫詩曰語欲妥貼故字必推敲蓋一字之
瑕足以為玷片語之類并棄其餘此劉生名所

謂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者也

宋唐庚曰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爾皎然
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謂之然指其御溝詩云

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佛然作色而去
僧亦能詩者也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

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為中如何
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

大明皇甫詩曰今人贈送首原世家中迷敷歷末
致觀望義同頌規旨畔風雅寢失作者之意此

詩之極弊也

又曰自詩讖之說興作者遂多避忌沈逆驚喪不堪贈遠短促凋衰詎宜稱壽卑降免失忌獻於達官落下遺出惡聞於始進推此類也能無病於言乎

大明楊慎曰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夫六經各有體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後世之所謂史者左記言右記事古之尚書春秋也若詩者其體其旨與易書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

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脩身齊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鍾鼓苒菜芣苢天桃穠李雀角鼠牙何嘗有脩身齊家字邪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於變風變雅尤其含蓄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雖雖鳴鴈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閔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叙饑荒則曰牂羊贖首三星在罍不必曰但有牙齒存

可堪皮骨乾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訐訕。乃其下乘末腳，而宋人拾以為已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悞後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併省。又如今俗卦氣歌納甲歌兼陰陽而道之謂之詩易可乎。

大明王鏊曰：余讀詩至綠衣燕燕碩人黍離等篇，有言外無窮之感。後世唯唐人詩或有此意。如薛王沈醉壽王醒，不涉譏刺而譏刺之意溢於言外。君向瀟湘我向秦，不言悵別而悵別之戀

溢於言外。疑碧池邊頭一作奏管絃不言亡國而亡國之痛溢於言外。溪水悠悠春自來，不言懷友而懷友之意溢於言外。潮打空城寂寞回，不言興亡而興亡之感溢於言外。得風人之旨矣。漢司馬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致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大明王世貞曰：作賦之法，已盡長卿數語。大抵須包蓄千古之材，牢籠宇宙之態，其變幻之極，如滄溟開晦，絢爛之至，如霞錦照灼，然後徐而約。

乏使指有所在若汗漫縱橫無首無尾了不知
結束之妙又或瑰偉宏富而神氣不流動如木
海乍涸萬寶雜廁皆是瑕璧有損連城然此易
耳唯寒儉率易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為害也
賦家不患無意患在無蓄不患無蓄患在無以
運之

又曰歌行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
唯收為尤難如作平調舒徐麗者結須為雅
詞勿使不足今有唱三歎意奔騰洶湧驅突
而來者須一截便住勿留有餘中作奇語峻奪

入魄者須令上下脉相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
有力無迹方成篇法此是祕密大藏印可之妙
大明謝榛曰近體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
觀之明霞散綺講之獨幽抽絲詩有造物一句
不工則一篇不純是造物不完也全篇工緻而
不流動則神氣索然亦造物不完也

大明王整曰唐人雖為律詩猶以韻勝不以釘鉅
為工如崔顥黃鶴樓詩鸚鵡洲對漢陽樹李太
白白鷺洲對青天外杜子美江漢思歸客對乾
坤一腐儒氣格超然不為律所縛固自有餘味

也後世取青婉白區區以對偶為工鸚鵡洲必對鸛鷓堰白鷺洲必對黃牛峽字雖切而意味索然矣

大明楊慎曰韓文公贈張曙詩云又欽江總文才妙自嘆虞翻骨相也以忠直自比而以姦佞待人豈聖賢謙已恕人之意哉考曙之為人亦無姦佞似江總者若曰以文才論何不以鮑照何遜為比而必曰江總乎此乃韓公平生之病處而宋人多學之謂之占地步心術先壞矣何地步之有

論文

宋真德秀曰文章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

大明唐順之曰文章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者不足以與此兩漢而下文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摺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家本色縱橫家有縱橫家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為術也駁而莫不各有下段千古不可磨滅之尤是以老家必不

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
 其本色而鳴之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
 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
 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
 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
 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
 富人之衣莊農作太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
 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
 漢而上雖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
 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

之說而亦絕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
 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為不
 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

北齊顏之推曰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胸氣調為筋
 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

宋田錫曰文以意為主主明則氣勝氣勝則鏘洋
 精彩從之而生

唐柳宗元曰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
 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
 不嚴也未嘗敢以曠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

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

以之爲文也

宋蘇軾曰吾文如萬斛之珠取之不竭唯行於其所當行止於所不得不止耳

大明袁表曰立言之道有六難學難乎淵該事難乎綜覈詞難乎雅健氣難乎充和識難乎通融志難乎沈澹兼是六能而假以歲月立言之道庶矣

梁沈約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

宋歐陽脩曰作文無他術唯讀書多則爲之自工又曰爲文之法唯在熟耳變化之態皆從熟處生

也

宋朱熹曰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鬪較
 宋歐陽脩曰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搏節使簡
 重嚴正時或放肆以自舒勿為一體則盡善矣
 宋謝枋得曰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麤入
 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豪宕入純粹
 宋蘇軾曰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
 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非平淡乃絢爛之
 極也

大明唐順之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法寓於

無法之中故其為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
 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為
 法故其為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無所謂
 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
 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

宋姜夔曰雕刻傷氣敷演傷骨若鄙而不精不雕
 刻之過也拙而無委曲不敷演之過也
 又曰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
 大明王鏊曰為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
 師古者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為孟也歐

陽學韓不覺其為韓也。若拘拘規做如邯鄲之學步，里人之效顰，則陋矣。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辭，此最為文之妙訣。

大明丘濬曰：世之作文者，類喜煅煉，以為奇不究。孔子詞達之旨，事剽竊以為工，不識周子文以載道之說。雖有言無補於世，無補於世徒工奚益。

元李塗曰：文字須有數行整齊，處須有數行不整齊。處意對處文却不必對，意不必對處文却著對。

宋謝枋得曰：凡議論好事，須要一段反說，不好事，須要一段好說。如此則文勢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

又曰：凡作史評，須設以吾身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段萬世不可磨滅之理。

宋呂本中曰：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

宋張載曰：發明道理，唯命字難。

宋楊時曰為人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尤不可無

宋呂本中曰檀弓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略不同讀左氏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

又曰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三之不能去其一進使者而問故夫子之所以問使者使者之所以答夫子一進字足矣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諒哉

宋洪邁曰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不使差忒乃可傳信如東坡作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

久殺蓋韓楊蓋三良良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

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

考之元康二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寬饒誅又

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固無恙也是尚足傳信乎

大明薛應旂曰吾聞之其行敦者其文實以切其

政平者其文簡以明其行與政矯而譎者其文

夸詖而支離

大明王世貞曰文至於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

曰化腐而新也然歐蘇則有間焉其流也使
畏難而好易

又曰揚劉之文靡而俗元之文旨而弱永叔之
文雅而則明允之文渾而勁子瞻之文爽而俊
子固之文腴而滿介甫之文峭而潔子由之文
暢而平

論詩餘

大明朱承爵曰詩詞雖同一機杼而詞家意象亦
或與詩略有不同句欲敏字欲捷長篇須曲折
三致意而氣自流貫乃得

大明王世貞曰詞者樂府之變也一語之豔令人
魂絕一字之工令人色飛乃為貴耳至於慷慨
磊落縱橫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則寧為
木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
宋真德秀批點法

點

句讀小點。

語絕為句句心為讀

菁華旁點

謂其言之藻麗者字之新奇者

字眼圈點

謂以一二二字為綱領如劉東生封事中之和字是也

抹

主意

要語

撇

轉換

截

節段如賈生可為流涕者一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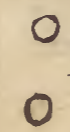
大明唐順之批點法

長圈



精華

短圈



字眼

長點



精華

短點



字眼

長虛抹



啟

短虛抹



故事

抹



處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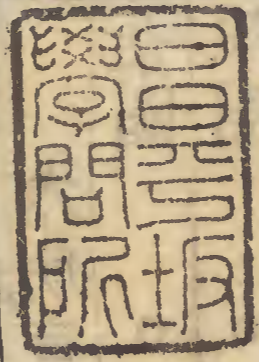
撇



轉調

截

分段



問心亭

問	心	亭	問	心	亭	問	心	亭	問	心	亭
心	問	亭	心	問	亭	心	問	亭	心	問	亭
亭	心	問	亭	心	問	亭	心	問	亭	心	問
問	心	亭	問	心	亭	問	心	亭	問	心	亭

